

中國宋代金銀器「第一窖藏」

1993年冬天，四川彭州西大街建築工地上，工人發現一個窖藏，350件金銀器藏身其中，這也是中國迄今最大的宋代金銀器窖藏。金菊花盞、金瓜盞、鳳鳥紋銀注子、銀梅瓶、金釵、金簪……透過它們，800多年前宋人的奢華精緻生活，重現於世。窖藏的主人是彭州城中的董姓家族，他們為何將這些珍貴的金銀器埋入地下？

董宅的危機

大約南宋端平年間的一天，成都府路彭州城，夜已深，董宅的燈還亮著，董家老老少少面色凝重，心事重重。幾天前，城裡來了些別處逃來的難民，聽他們講，蒙古人從大散關打進來，一路攻破劍州（今劍閣縣）、巴州（今巴中市），每到一處燒殺搶掠，甚至毫無人性地屠城，恐怕不久就要打到彭州。

彭州守備力量薄弱，一旦蒙古人進城，府上日常使用的金器、銀器恐怕要被洗劫一空，眾人商議半天，決定將金銀器掩埋起來，暫避風頭。董宅的家丁在附近尋了處僻靜地方，挖了個長1.2米、寬0.8米、高0.9米的大坑，並在坑底、四壁砌上青磚，大件的盆、注子放在下部，小件的酒盞、茶托壘在上面，最後，家丁找來三塊大石板蓋上去，填土掩埋。

就在董宅為金銀器憂心忡忡之時，彭州城南，另一戶人家同樣聽說了蒙古人即將到來的消息，也把家中的仿古青銅器挖坑掩埋起來。由於沒有題記，人們並不清楚他們的確切身份，但宋朝的仿古青銅器一般為官宦人家所有，這戶人家的身份應該頗為高貴。

董家人的擔心不無道理，南宋端平三年（公元1236年），蒙古兵分三路伐宋，其中皇子闊端率領的西路軍由大散關攻佔漢中，並於同年9月沿金牛道進入四川，僅用了一個多月便攻入成都城，爾後往川西攻破邛（邛峽）、彭（彭州）、漢（廣漢），往川北焚燒潼（三台）、遂（遂寧），往川東掃蕩萬（萬縣）、開（開縣）。四川生靈塗炭，一片狼藉。

幾個月後，宋將賈清收復成都，在城中收斂140餘萬具屍骨，城外更是無法計數。

同樣在端平三年，彭州城破，董姓也是命運多舛，在蒙古鐵騎下成為冤魂（也有說法認為董姓埋下金銀器後，匆匆踏上流亡之路，只是因故未能返回故土，取走這批龐大的寶藏）。那些精美的金銀器，在地下沉睡了約800年，直到1993年才再次為世人所知，只是打開窖藏的，早已不是當年的董姓了。

1993年11月5日，彭州天彭鎮西大街建築工地上，天色已晚，有工人在挖好的地基裡看到一塊石板，遂喚來同伴，想將石板撬回家砌豬圈。沒想到，石板剛剛撬起，工人發現底下有個大坑，坑中堆滿了黑乎乎的物件，掏出來一看，原來全是金銀器。西大街挖到金銀的消息不脛而走，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員趕到現場，將大石板挪開，滿滿一坑金銀器出現在眼前——董宅的珍寶，終於重見天日。

考古學上，像西大街這樣因為戰亂、災難，古人特意藏匿財寶、器物的遺址，也稱「窖藏」。經過清理，西大街窖藏共出土了350餘件金銀器，可辨認形狀的343件，其中金器27件，銀器316件，這也是中國迄今發現最大的宋代金銀器窖藏。

350餘件金銀器，刻有銘文的有250餘件，其中「董」「董宅」「隴西郡董宅」反覆出現，這也成為判斷金銀器主人的關鍵證據。董姓最早居住在隴西郡（今甘肅蘭州），後遷徙入蜀，來到彭州定居。部分金銀器上也能零星地看到「齊」「東海郡（今江蘇省東海縣）逝娘置」「史氏妝奩」銘文，可能原非董宅所有，而是通過送禮、隨嫁的方式來到董宅。其中一件深腹素面杯上同時刻有「董」與「東海郡逝娘」銘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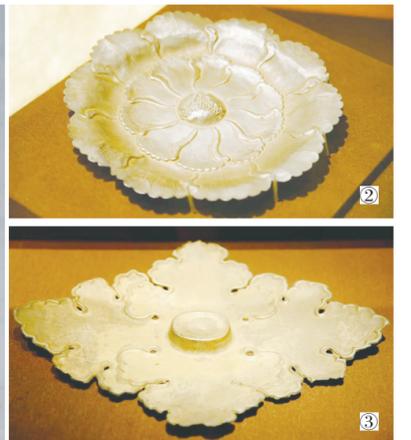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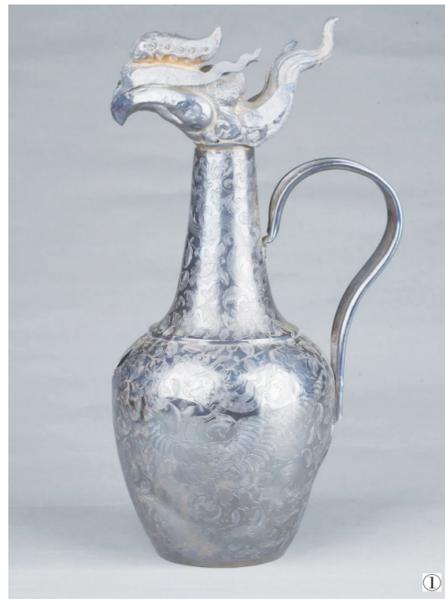


圖1：鳳鳥紋銀注子（南宋），藏於彭州市博物館。

圖2：花口銀盤（南宋），藏於彭州市博物館。

圖3：樹葉形銀茶托（南宋），藏於彭州市博物館。

無酒不成席

西大街窖藏發掘完成後，其中115件金銀器被評為一級文物，這也使得彭州市博物館成為中國區縣博物館的翹楚。彭州博物館是個仿古的院子，亭台軒榭，清雅幽靜，信步其中，彷彿走進了當年董家的宅子，他們奢華精緻的生活，猶在日復一日地上演著。

金銀器以酒具數目最多，金菊花盞、金瓜盞、銀酒托、龜游蓮葉杯、銀注子、銀梅瓶……金菊花盞高4厘米，口徑10.4厘米，重124克，小巧玲瓏，工藝精湛，碗壁似層層菊瓣，碗底似花蕊。金菊花盞的靈感，可能來自於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南宋冊頁《叢菊飛蝶圖》，此畫為南宋朱紹宗所作，叢菊盛開，蝴蝶飛舞。宋人金銀器常常以詩詞與畫作為本，形成獨特的簡約、雅致之風。

金菊花盞圈足有「紹熙改元舜字號」字樣，紹熙為宋光宗年號，改元當在1190年，這也成為判定西大街窖藏年代的重要依據——既然出現紹熙年號，說明窖藏的年代當在此之後，結合蒙古人入侵的歷史事件，因此將西大街窖藏確定在端平年間。

金瓜盞高3.6厘米，口徑6.8厘米至10厘米，頂部鼓起的瓜臍，尾部的瓜蒂，由萼、藤、蔓扭成器柄，如同半塊切開的瓜。宋人飲酒，賓客各有一酒盞，為了助興，酒桌上還得有勸酒與玩賞的勸杯，金瓜盞就充當了這樣的角色。

《水滸傳》第二十四回「王婆貪賄說風情 鄆哥不忿鬧茶肆」，武松要出遠門，對武大郎的境遇很是擔心，於是安排了個家宴「酒至五巡，武松討副勸杯，叫士兵篩了一杯酒」，可見像武大郎這樣的普通家庭，也是要常備勸杯的。

龜游蓮葉杯在西大街窖藏發現了十件，此杯特別之處在於杯底鑿刻二十六曲荷葉一張，荷葉上趴了隻小烏龜，可以想像，倘若倒上美酒，銀杯便有水波蕩漾的美感，而烏龜也似在水中潛游。《史記·龜策列傳》有載：「龜千歲乃游於蓮葉之上，蒼白莖共一根，又其所生，獸無虎狼，草無毒螫，江旁家人常蓄龜飲食之，以為能導引致氣，有益於助衰養老。」宋人詩詞中常常寫到龜游蓮葉杯，比如南宋詩人、金石學家洪適的這首《生查子》：「碧潤有神龜，千歲游蓮葉。七十古來稀，壽母杯頻接。」洪適參加姚母壽宴，席間即以龜游蓮葉杯酌酒，此杯似多用於宋人祝壽場合。

「董小姐」的首飾

董宅的女子，首飾盒中自然也少不了金銀物什，西大街窖藏發現金釵十九支、金簪一支。金釵有圓頭、方頭兩種式樣，長約20厘米，釵頭裝飾小圓圈紋。金釵由兩股簪子合成，使用時安插在雙鬢之間，因是女子心愛之物，常用作女子別稱，比如「金陵十三釵」。詩人陸游與表妹唐婉本是夫妻，舉案齊眉，相敬如賓，但陸母不喜歡唐婉，兩人被迫分離，其《釵頭鳳》寫盡了無奈與離愁。古時男女分離，女人往往將頭上的釵一分為二，一半自己留著，另一半贈予心上人，辛棄疾的《祝英台近》，「寶釵分，桃葉渡，煙柳暗南浦」，即是此意。

西大街窖藏還出土了一件金簪，長19.2厘米，簪頭有一周聯珠紋，內飾牡丹纏枝花紋，簪身以碎點線裝飾卷雲紋。古時女子年滿15歲要舉行加笄禮，這笄就是簪子，戴上簪子，也就意味著女子即將從少女成為人婦。正因為如此，古時女子出嫁，娘家要準備多種簪子，以備在婚後使用，這些簪子或在金銀鋪訂購，或乾脆請工匠來家中專門打造。

此前，中國各地多有金簪出土，比如江蘇江陰夏港宋墓的金花頭橋樑簪，堪稱宋代金簪中的珍品，簪梁有五枚花頭，花頭中鑿刻鳳凰圖案，並裝飾牡丹與菊花；再比如南京幕府山明墓的金麒麟鳳凰紋搔頭式簪，一端為回首顧盼的麒麟，一端為翩翩起舞的鳳凰。明代簪子的種類尤為繁多，江蘇江陰青陽鄒氏墓，就出土了嵌寶石鳳凰金簪、艾虎五毒金簪、蝶戀花金簪、螳螂捕蟬金簪、滿池嬌金簪等多種金簪，分別用作挑心、頂簪、花釵兒、分心、掩鬢。

南宋不論是大戶人家，還是一般百姓，

都得為家中女子置辦幾件首飾，就算藉錢也在所不惜。不少金簪、金釵上刻有銘文，「張十二郎記」「何口三郎記」（其中「口」為虛缺號，以標明缺漏、刪除或無法辨認的字），以及「瞿家十分」「寺街張家」「張家十分」「汪家造十分」。張十二郎、何口三郎即是生產金簪、金釵的工匠，唐宋時期男子多以輩次稱郎，《水滸傳》的武大郎、武二郎即由此而來。寺街張家、汪家造、瞿家則是商號之名，諸如「十分」的說法，並不一定代表商品的成色就是十分，而是商家的廣告語，意思是自家打製的金銀器份量足，成色好。

其他金銀器上，還有「王家造十分」「公家十分」「袁家十分」「周家十分」「木家十分記」「陳家打造十分」「寺街陳家」「吉慶號」「德號」「泉字號」銘文。有意思的是，每家商鋪出現在一種或者一套器物上，說明當時社會分工之細，每家商鋪都有自己最拿手的商品。比起唐代，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促使社會分工，私營作坊數目急劇增長，工匠地位也大大為提高，有工匠甚至因為手藝高超得到宋真宗接見。

同樣在《東京夢華錄》中，也有諸多金銀器商家的記載，「南通一巷，謂之界身，並是金銀帛交易之所。屋宇雄壯，門面廣闊，望之森然。每一交易，動即千萬，駭人聽聞。」南通一巷是汴京金銀帛的交易場所，交易額動輒千萬，數額巨大的金銀交易，背後是社會對於金銀器的龐大需求。宋朝地方城市中也有為數眾多的金銀鋪，四川德陽孝泉鎮發現的一處窖藏，即是「德陽孝泉周家」所制。

作者 / 蕭易
本版圖文均據《中國國家地理》雜誌



► 菊花金盞（南宋），藏於彭州市博物館。



◀ 金簪（南宋），藏於彭州市博物館。

► 金釵（南宋），藏於彭州市博物館。